



晋書  
十六



伊<sup>8</sup>  
1.735  
178





特  
98  
1735  
78

晉書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國寶

承子述忱

述子坦之愉子綏

禧之承族子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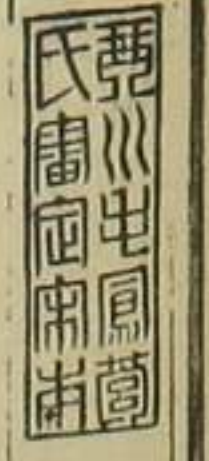
坦之子愷表悅之

愉祖台之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頰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閤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



此冊八卷  
月諸八年  
即山同八  
所購以贈



及古周  
張



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

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淨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復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



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  
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二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  
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一作如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  
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  
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  
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  
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善導改容謝  
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  
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  
郎竝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  
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

算邪將爲一作是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  
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  
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耶方今彊胡陸梁當  
稽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  
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成之中非但扞禦上流  
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  
相接救方獄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關之心  
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  
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忘胡之讖卒爲劉項  
之資周惡糜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  
事妖異速禍敗者益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  
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



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

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修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



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

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



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禡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一作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

征僞與利蕩竝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一無字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二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



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竝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係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竝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

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繫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



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跡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

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獎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竝有疑難坦之標章擿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



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  
稭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  
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竝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  
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  
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竝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  
協故得免禍國寶旣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  
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  
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  
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旣無備惶遽奔臨  
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  
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旣桓氏婿

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  
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  
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  
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及道  
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  
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  
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表  
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  
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  
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  
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



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  
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穰袂大  
呼以盤醜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  
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竝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  
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  
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時  
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晏帝微有酒令召珣  
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  
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  
而帝崩安帝卽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  
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竝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  
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

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竝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  
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  
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  
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  
胤旣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  
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  
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尅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  
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旣而悔之詐稱  
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旣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  
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  
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  
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枕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枕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枕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枕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枕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枕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枕每裁抑之玄嘗詣枕通人未出乘輦直進枕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枕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枕悉給之玄憚而服焉往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

父常有慘枕乘醉弔之婦父慟哭枕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一作遇實鄙而無行愉為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為試守季子桓玄之為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為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竝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為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枕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為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竝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叅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愨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休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

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諡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玄參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上一作止齋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崧

子幾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玄孫也父頽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齟齬時族曾祖顓見而奇之以爲必與頽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一無等字友善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於密山服闋族父潘承烈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山

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勳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卽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旣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係斬之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廵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顓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



亂以來儒學九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  
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  
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  
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  
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  
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  
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  
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  
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  
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  
之道將墮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  
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

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駘庶增萬分願斯  
道隆於百世之上摛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  
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  
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坐  
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  
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  
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  
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  
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旣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  
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  
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  
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



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竝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元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群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

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內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



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懼扶持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獎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羨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秘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竝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



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鄆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迸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遂蕭鎔二千入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渚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隣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



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竝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豐

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旣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



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於家  
贈散騎常侍諡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碎之爲桓溫所諷遂  
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  
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  
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濛濛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  
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  
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  
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  
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  
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  
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

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  
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  
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  
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  
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  
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  
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修禮志行之士  
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  
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  
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  
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  
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



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一作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生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一作要求一作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一作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晉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

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衰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



限典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大人性無涯奢險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補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賞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則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

官制適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



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竝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篋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

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旣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搥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旣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坐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二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



碎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頓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讎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於時清談之士庾劭韓伯袁宏等竝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竝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竝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竝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



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愔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愔會稽王談更進邪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愔每竒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愔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愔曰丘之禱

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一作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愔延之上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愔遣傳教覓張孝古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爲



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群之器潁川庾劭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竝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

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旣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旣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



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美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慾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

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衰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係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於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悚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監之餘威繡榻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物



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  
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  
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摧而言俱爲  
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群勝氣籠霄飛談卷霧竝蘭芬菊耀無絕  
於終古矣

贊曰處仲絕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屈高風不  
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庸暗託意驕奢  
旣豐其屋終部其家荀范令望金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  
術同華歲蕤青史

晉書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終

晉書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  
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  
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祕書監以寇  
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  
惟舒一無所盼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  
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  
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  
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  
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



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竝沉於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郇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眾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眾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眾

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眾次郡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竝退於錢塘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眾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竝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眾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眾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眾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



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  
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彰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  
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  
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竝反應賊舒分兵悉討  
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竝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  
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  
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  
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諡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焜  
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  
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

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竝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  
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  
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卽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  
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  
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  
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卒去職旣葬除義興  
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  
得辭司隸和長與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  
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  
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  
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  
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



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水言之水聞甚愧卽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  
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諡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  
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  
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  
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  
杜弼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  
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卽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  
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  
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  
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

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  
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  
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  
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  
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於牽牛又臣郡有枯  
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  
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  
璞云必致中興璞之交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  
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嘗與桀寇爲對臣犬馬  
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譽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  
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  
是詩人嗟嘆咏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



荆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廩爲俊等所襲奔於  
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琦以距廩廩督諸軍討曾又爲曾  
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廩擊曾曾衆潰廩  
得到州廩往雋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  
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  
逸氣耳廩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  
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廩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  
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廩喻敦旣不  
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廩爲平南將軍領  
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  
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諡曰康明帝與  
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竝盛年雋才

不遂其志痛切於心廩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  
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  
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  
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  
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  
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  
後與兄廩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  
曹參軍轉典軍一作兵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  
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  
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  
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



曰向嬰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舍投彬舍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

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厄必與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竝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



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  
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  
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  
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  
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  
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  
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  
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  
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  
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  
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  
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

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  
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  
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  
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  
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  
裁無故恩恩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  
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  
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  
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  
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  
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  
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



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  
理固一作同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  
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  
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  
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  
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  
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  
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  
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  
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  
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  
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

日差久無奉祿之虛廢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  
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  
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  
宮則直侍一作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  
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  
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  
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  
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  
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  
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  
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  
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



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  
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  
兵權盡出一作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  
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  
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  
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  
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  
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  
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  
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  
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  
迹已著埋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

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  
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臣一作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  
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  
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  
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  
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  
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  
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季武帝卽  
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  
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  
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  
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



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  
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  
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  
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  
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  
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  
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  
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  
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  
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  
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  
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

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  
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  
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  
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係國寧家朝政爲一作惟允豈以修屋宇爲能  
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  
年卒年七十三卽以光祿爲贈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  
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  
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  
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  
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竝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



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

孫嘯父

兄子駿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弼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弼

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弼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



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倚  
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  
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  
史未發還復吳郡一作都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  
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  
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  
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  
將軍徵旣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  
中如故年七十九卒於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諡曰  
孝烈子伋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伋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  
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

天時尚溫鰲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  
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  
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  
廞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卽入吳興應廞敗有司奏嘯  
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爲庶人四年復拜  
尚書桓玄用事以爲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爲會稽內史  
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驥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  
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驥使子谷拜彝歷吳興  
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  
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  
位至吳國內史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竝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交州人多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弼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祚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階衆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真

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吳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竝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於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慙慙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慙尅期效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慙擊徽戰於高荏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



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菴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  
潭竝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  
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  
衆曰不然今係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  
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致  
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  
人復進討健健退於曲阿留錢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卽斬弘首衆  
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慶亭健遣  
馬流陶陽等往攻之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  
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  
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中  
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

以母憂去職穆帝卽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  
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一無崇信佛教衆  
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  
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  
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長  
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 張闔

張闔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  
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闔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卽引爲安東參軍  
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旣葬帝強起之闔固辭  
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  
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



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蒞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闔導而行之時所部四縣竝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竝爲之言曰張闔與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楊侯闔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闔爲大司農闔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闔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闔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闔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闔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

至假闔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闔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併遣吳郡度支運四部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闔牋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碯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狗貞心於危感之辰龍堯爲出納之端鯁魚



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頹暮年允之駢角無棄山川屢稱多藝綢繆哲  
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陵敦彪之不撓寧浩旋溫  
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駸為其選

晉書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  
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  
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  
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  
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  
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  
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  
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  
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

晉書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竝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勲進爵爲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寔



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懷懷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竝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勲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沖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叅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

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旣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咒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哉卿良箴旣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磨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邁疾疢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賈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一作命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曾構祖宗之基道濟群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



晉書七十七  
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諡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  
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勲先陪  
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  
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  
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  
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  
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  
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  
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  
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  
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

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  
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竝  
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  
納而納殊無供辯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  
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  
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  
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  
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  
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  
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  
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暉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北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

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顓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竝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叅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威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



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令琅琊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待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楊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

專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諸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



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翼

褚翼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頴少知名早卒翼以才藝植幹稱襲爵關內候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間阻

兵于外翼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翼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翼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卽翼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翼翼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翼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翼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畱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項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



肥口復阻賊。昶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昶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昶常優遇之。玄爲政，旣急，昶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昶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昶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昶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昶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昶出軍赴難。昶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昶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昶曰：「至尊當

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昶卽入，上問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昶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昶令下。昶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一作人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昶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昶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諡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



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  
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  
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  
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  
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  
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一作字拔人然  
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  
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  
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  
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  
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  
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

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  
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  
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  
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  
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  
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  
吳國內史謨旣至與張闔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  
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坐之仕非賢  
莫居前後所用資各有常孔愉諸葛恢竝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  
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  
恢尹丹楊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  
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群士準平之論豈惟微臣其亡之誠實



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趨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  
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  
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  
吏部以平蘇峻勲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  
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  
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  
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享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  
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  
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  
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  
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  
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

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  
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  
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歿欲移鎮石城  
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  
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  
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亾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  
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  
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羨里故道泰於  
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  
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  
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  
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



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歿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竝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寔有卷席一作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等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

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峭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



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岍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

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子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筭略先是郗



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竝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鑑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楊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沖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艸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奇顏無所乞賜天鑑回恩

改謬以允群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謂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



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  
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  
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  
內訟思憊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為庶人謨既被  
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  
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  
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為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  
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  
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  
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

司空諡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  
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  
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  
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謨性方雅丞  
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猶  
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  
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文義一 无文  
義二字位至撫軍長史

###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誅父靚奔  
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  
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  
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



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卽丘長轉  
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  
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  
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  
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闔字道明陳  
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  
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  
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壺竝以  
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賤疏殷積恢斟酌酬答  
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竝居顯要劉超以  
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雋  
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

臨行帝爲置酒謂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  
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  
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  
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  
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  
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  
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  
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  
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  
書令王敦上恢爲丹楊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  
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儼爲關內侯又  
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



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  
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  
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  
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魁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爲  
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  
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  
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  
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  
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  
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

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  
庾亮引爲記室將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  
侍中安西軍司竝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  
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  
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  
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  
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  
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湏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  
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  
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  
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  
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狗小



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叙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美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旣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於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

以俟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賴川苟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旣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旣而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苟羨爲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旣而魏氏子弟住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



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啟王彬之擊襄於山桑竝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竝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

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疆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竒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羗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毋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



旋久寧作我也温既以雄豪自許毋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温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殘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測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温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洵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温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洵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勲積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剪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洛脩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爲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旣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  
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  
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  
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竝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叅掌機衡然  
皆卒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  
竟導揚於末命頻叅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  
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  
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感國喪  
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竒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

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爲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  
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槩謀遠忠貞中軍鑒局唯宋作雅  
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名辱



晉書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終

晉書七十七

晉書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孔愉

子汪 群子沉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從弟群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



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大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亾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俊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竝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

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

以一字

二十人稟賜愉上疏

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厠朝右而以情劣無益毗佐方今疆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害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因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



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艸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再爲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于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疆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旣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極鯨而興禹徐馥爲逆



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汚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  
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一字廢仲尼  
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  
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  
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竝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  
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  
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  
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  
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  
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旣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  
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汰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

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  
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  
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  
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  
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汰  
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  
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  
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  
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  
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  
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  
蘇峻反坦與司馬司徒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



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  
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  
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  
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  
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  
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  
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  
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動決遣軍出江不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  
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旣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  
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  
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  
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

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竝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  
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亂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  
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旣有艱難  
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  
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  
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  
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  
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  
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  
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  
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之慶中興  
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旣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



散誓命戎狄之手踟躕豺狼之穴朝廷每監寐永歎痛心疾首天  
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  
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  
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  
在已何知幾之先覺矜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  
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  
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  
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寶  
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一作足爲喻聖上寬明  
宰輔弘納雖射鈞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  
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啟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

陸齊舉熊羆踴躍齧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  
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  
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  
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  
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  
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  
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旣  
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常從容言於帝曰  
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  
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  
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  
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若遂至頓弊自省



綿絲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  
懷未叙卽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  
震天下棖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  
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咏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  
豈不惜哉若歿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  
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  
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  
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  
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耻未雪夙夜憂憤常欲  
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  
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  
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  
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  
問奕何以知之笑一作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  
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  
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入謀立功於閩外嚴  
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  
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  
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  
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  
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  
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



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一作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極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覺肯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太傅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

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啟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竝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群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有之乃獲



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  
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  
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  
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  
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孽事其耽湎如此卒於官  
嗣子沉

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  
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竝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  
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鄉復何辭於是受  
而服之是時沉與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儁沉子獻位  
至吳興太子廷尉獻子琳之以艸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

###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爲  
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  
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  
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旣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  
下者有恒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旣數有送迎之費古  
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  
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  
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  
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  
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疆當審其宜  
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  
附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邪琅王哀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



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  
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寔宜之遂爲琅邪王郎  
中令會哀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  
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  
斬旣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寔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  
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  
及周世稅衰致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旣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  
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  
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  
有後旣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  
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  
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以古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

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  
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  
相官屬爲君斬衰旣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  
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  
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  
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爲諸侯與天子  
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  
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  
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  
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  
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  
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



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諡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竝遇害茂弟益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

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 陶回

陶回丹楊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竝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叅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于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竝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



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疆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榮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楊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諡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注嗣爵位至

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肱肱以衛主竝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旣公才潭唯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終

魏川世鳳尊  
氏雷定南甫

晉書七十九

魏川世鳳尊  
氏雷定南甫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一作之座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竒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雒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



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旣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

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四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楊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卽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叅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譎之曰今且



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齋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輅車鼓吹戍石頭永和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從弟弈以子康襲爵早卒

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弟萬 萬弟石 安兄奕 奕子玄  
石兄子朗 弟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此去濛子修日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測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



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悅猶去  
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  
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旣累辟不就簡文帝時  
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名之必至時安弟  
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  
一作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旣見家  
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  
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  
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  
何安甚有愧色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  
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

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  
卒安投箴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  
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  
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  
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  
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  
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  
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  
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  
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巳溫威振內外人情嚙嗜互生同異安  
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  
艸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



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旣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

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楊豫徐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楊江荆司豫徐青冀幽并寧益



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  
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玄勳  
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  
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  
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  
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  
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  
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  
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  
之旣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  
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一  
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於西

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  
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  
徒命龍讓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  
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  
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  
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  
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  
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  
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  
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  
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塋加殊禮依大



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  
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  
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  
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教  
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名伯埭羊曇者太山  
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  
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  
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  
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  
守無子弟光祿勲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勲德濟世  
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  
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

保持節奉冊禪宋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  
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  
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  
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  
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  
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  
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  
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竝  
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耻之  
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  
稽王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



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  
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  
虺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  
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竝如故琰旣以資望  
鎮越士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緩撫之能而不爲武備  
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  
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  
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  
餘姚破一無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宜  
之距破恩旣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  
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旣至  
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一無食也一作跨馬而出廣武

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迤狹琰軍魚貫而  
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  
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  
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  
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諡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  
騎參軍峻以琰勲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  
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  
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  
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  
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巒初元帝始鎮建  
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巒尤美輒以薦帝群下



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鬻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名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

尚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早一死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幻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竝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一作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



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  
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  
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  
玄發三州人下一作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  
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  
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  
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  
敗泓字偽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  
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  
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  
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  
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

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  
藻沒安之等軍人相礮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  
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  
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  
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叅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  
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  
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  
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  
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  
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  
青三州楊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  
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



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艸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

騾駱馳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與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无高素二字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嗃嗃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漬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同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



晉書七十九  
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沒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卽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

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雲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窟巢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俎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感境爲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贖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



將身不良動與爨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測甫欲休兵靜衆緩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憊憊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

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旣興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子瑒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瑒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瑒瑒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遂字安丘處士逵之弟竝驍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以軍功封廣信



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  
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  
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  
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  
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旣  
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  
辟司徒掾遷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名爲撫軍從事中  
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旣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  
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  
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丹  
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

桓温笈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  
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温不從萬旣受任北  
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  
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  
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旣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  
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  
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  
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  
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  
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竝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  
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



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表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勲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一作頗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劓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



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旣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諡傅士范弘之議諡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諡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冲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靛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郃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臣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鑿并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以遺音旣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一作游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替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竝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



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惟情一丘琰邈忠壯奕萬虛放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宜授斧剋翦凶渠幾清中寓

晉書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終

魏川屯鳳樓 氏固南甫

晉書八十

魏川屯鳳樓 氏固南甫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徽之弟景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



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  
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  
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  
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  
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  
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  
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  
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  
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  
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  
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  
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

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碑慰撫關東  
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  
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  
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  
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  
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  
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  
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  
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  
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  
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專可  
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



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  
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  
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  
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  
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  
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  
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  
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  
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  
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  
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  
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

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叅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  
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  
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伐況遇千載一時之  
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  
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  
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  
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黶勞之弊終獲永逸者  
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  
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寔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  
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  
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  
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



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寔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間閭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寔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廉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暨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

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一作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



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  
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  
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  
奴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  
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  
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  
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  
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  
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寔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  
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  
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  
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

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  
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  
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  
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  
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  
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  
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  
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  
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  
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  
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  
俛仰之間已爲陳跡猶不能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



晉書八十一  
五  
人云歿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  
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歿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  
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  
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  
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  
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  
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  
之真艸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葢山  
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  
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

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  
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艸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  
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  
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艸章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義之  
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艸十紙過江顛俱遂乃亾失常歎妙迹永絕  
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  
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  
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  
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  
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  
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  
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



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  
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  
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  
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  
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  
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  
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  
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  
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  
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  
如皦日羲之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  
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

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

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一作須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一無損字其樂一作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

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

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

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初羲之旣

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

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

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

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

以敦厚退讓或以一作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

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一無行字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



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  
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  
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  
又遣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也  
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  
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  
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艸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  
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  
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一死鬼  
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叅軍蓬首散帶不綜府  
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叅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  
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歎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  
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  
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  
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  
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  
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  
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友人問  
其故徽之曰本乘輿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



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絜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亾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于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安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古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一死不遑二字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工艸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夫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犍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



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  
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  
是二者不足齒之僮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  
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  
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  
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  
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  
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  
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  
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  
異之議惟獻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  
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

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勳旣融投軼高讓且服事先帝眷  
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  
事情繾綣寔大晉之儁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  
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  
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  
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  
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  
者以爲羲之艸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  
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  
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



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其一作上六爻發璞謂曰

君元吉自天玄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道人莫知

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

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

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

時節還家定一作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

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

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

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

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

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

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艸

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迫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



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  
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  
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一作直翫之  
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  
足論哉

晉書八十 列傳第五十

曹川世鳳園  
氏雷回南甫



